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四十九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六

逸齋

頌

頌專於美功德以告神明而周頌有助祭謀廟進戒求助之詩似若非為告神明而作意者詩樂章也凡詩皆可歌以為樂如美其助祭是以助祭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謀廟是以謀廟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進戒是以進戒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求助是以求

助之事告之神明也由是言之則頌者用於天地宗廟詎敢有虛美哉惟魯頌多祈禱之辭若與商周不相似然說者以是為功德之優劣固已近之然自墳典以來文字之變質者曰以華醇者曰以醨魯頌作於周之既衰宜不可與商周並觀也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為善頌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之六年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夫所謂踐者謂履踐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鄉而立攝行其政耳非居天子之位也召誥曰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又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此既成洛邑朝諸侯之實也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此率以祀文王之實也由名誥言之則洛邑既成諸侯咸在周公率以朝之耳非周公特命之來朝也故止言書命庶殷不言朝也由洛誥言之則祀文王在七年乃成王即政之時非周公自舉此祭也故止言王在新邑不及周公也合詩書明堂位之說足以見周公居攝之得體也或者以孝經有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疑郊祀與明堂皆周公主之非也孝經之意

謂周公制作禮樂既為郊祀又為明堂皆周公之制作耳成王雖即政周公仍為相則禮行於成王而制定於周公何疑之有以是知周頌皆即政以後之事也

於烏穆清廟肅雍顯相息亮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亦於人斯

於嘆也穆美也於乎美哉肅然清淨者文王之廟也不必指言象德蓋文王之德清之一字不足以盡之

肅敬也雝和也言諸侯之助祭有和敬之德容以顯相其祀事也文王雖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則詩人嘗以肅雝形容文王之徳矣今助祭之諸侯皆能肅雝是知體文王之徳者而濟濟多士凡執事廟中者亦曰能秉文王之徳孰知其然哉以其駿疾奔走執事有恪知其不忘文王如將見之也是固足以配於文王在天之神矣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此所謂秉文之徳者

也是豈不足以顯文王之德乎是豈不足以承文王之德乎其德之在人心久而無厭射蓋如此也周頌一章皆全用頌體

維天之命大泰平告文王也

言大平則即政之後庶事既定之時也

維天之命於烏下同穆不已於乎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曽孫篤之

前篇以於穆歎文王之廟此篇以於穆歎維天之命

則文王與天同德矣先儒言天命即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曰命造化之謂也易曰天行健此天命之不已也又曰君子以自彊不息此文王之不已也以天命言文王之德豈不甚顯乎然形容之所不能盡名之曰純蓋舉其大本而言之也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言天之命曰不已言文王之德曰純蓋純亦不已之意也知純

之為不已則知文王矣知文王則知天矣文王之德如此有餘於德者也德有餘而後可以及人由成王言之曰假曰溢皆有餘之謂也物有餘則可假水有餘則必溢成王謂文王以有餘之德及於我是假我也是溢我也我當有以收之則可以無失矣駿大也惠順也篤厚也於已則大順我文王之所為於子孫則勉其益篤厚而不忘則可以收文王之遺澤矣由成王以下皆文王之曾孫也

維清奏象舞也

象文王之舞也武武王之舞也將舞象則歌維清故序曰奏象舞也將舞武則歌武故序曰奏大武也左氏曰象箾南籥蓋文舞也則有管籥祭統曰下而管象是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召禋迄許用有成維周之禎貞

清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清以言其清明也緝以言其可續也熙以言其廣也曰典則法度禮樂皆是也

精意以享曰禋周官大宗伯定為祀昊天上帝之名蓋取精意以享帝也肇禋謂文王始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也周家自后稷肇祀至成周則郊祀配天矣文王之典既有成於是又始配上帝此周之禎祥也謂皆祖宗積累遂有此祥也詩人頌商亦曰長發其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其是之謂乎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周公居攝七年退而復辟成王於是即政蓋成王即位久矣幼弱不能治王事故周公攝之然則周公攝其政非攝其位也諸侯助祭即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時也

烈文辟公錫兹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言其功文言其德烈文猶言文武維后也辟公百

辟之君也百辟之君固有爵為三公者矣例以辟公
命之舉其爵之尊以寵之也成王呼辟公而謂之曰
祖宗錫此祉福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固當永
保而勿失也所謂永保勿失者安在哉崇尊也戎汝
也皇大也爾能無自封以專利無侈靡以傷財維天
子之是尊則我亦當念汝之功使繼爾之序者益大
矣於是又戒之以用人戒之以務德能用人則疆四
方無不從其令矣能務德則顯百辟無不法其行矣

終又歎之曰誠能如是則前王之神在天亦不忘爾又將降之福也此之謂永保勿失之道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周官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則分為二祀矣而天作合為一何也意天作亦即政之初祀因美岐山而思大王文王爾是時制作猶未備也故合而祭之

天作高山大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

夷之行孟下子孫保之

以岐為高山又以為天作皆美大之辭也作治也荒奄也太王治岐山而奄有之矣文王從而安之言無所改作苐與民休息而已今文王旣徃矣而岐有夷易之行子孫當保而勿失也此成王自勉之辭所謂夷易之行葢指文王不長夏以革之事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聖人之言如此而周頌既有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又有思文后稷配天之詩說者遂以昊天有成命為禘嚳以思文為郊稷且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可謂之郊明矣詩樂章也郊祀雖以后稷配而昊天有成命則為天地之樂章思文則為后稷之樂章禮則然矣何疑之有先儒引是詩為合祭天地之實至今用之孰謂詩序不可信哉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又密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先儒以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為成王誦是以此詩與噫嘻為成王以後之詩也以不顯成康為成王康王是以執競為康王以後之詩也義亦可通然周頌諸詩作於成王之時有序為可據而國語又以時邁思文二詩為周文公之頌則成王即政之後周公制禮作樂庶事大備不應無郊祀天地祈穀上帝與祀武王之詩今姑從舊說二后文武也謂文武所以受

天成命者以其成王業而不敢康寧夙夜憂勤於寛宥靜密之地以為受命之基也昊天之有成命由文武之能成王業耳而文武憂勤於寛宥靜密之地人未必知之惟天地神祇實知之也於歎辭也緝續也熙廣也單盡也肆遂也靖安也成王既歎其王業思有以續而廣之亦在於盡其心遂安其業而後可也以是告於天地則成王於二后憂勤已成之業必知持守之道矣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明堂王者之堂也其制始於黄帝之合宫有虞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以為聽政之所耳祀文王於此則周公為之也周公制作禮樂以為周之王業始於后稷成於文王思所以報之旣於郊祀以后稷配天矣文王獨可遺哉於是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焉此周公以義起之也先儒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

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又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親親周道備矣又曰月令季秋大饗帝此秦世之書周法必不然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

詩人道成王之意謂我之所將奉而享獻者維牛羊而已天其右助我乎其之為言不敢必之辭也特牛羊而祈天之助固不可必所可必者頼有文王耳我今於文王法度禮樂之典儀以則之式以象之刑以法之使四方日臻於安靖天已嘗降嘏於文王而右助之歆饗之矣我又早夜以思嚴畏天威如此則庶幾可以保天命耳既以文王配故其所告之辭惟文

王之是賴已則加畏敬焉既以推尊文王亦以自勉

非周公不能為此詩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左氏傳謂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則以此詩

為作於武王時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

則此詩乃周公所作也傳記異同當以經為據書周

官篇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

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此成周十二年一

巡守之制也武王克商天下未寧而崩固未暇及巡守之事左氏傳所載豈見武王有倒載干戈之事遂誤引此詩邪以書為據則為成王巡守明矣其告祭柴望則用有虞氏故事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守如岱禮八月西巡守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如西禮柴謂燔柴祭天以告至也望謂境内山川如其秩次望而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干戈載櫜羔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邁行也震動也右序有助而相次不絶之意震疊有懼而疊足來歸之意懐來也柔順也戢聚也櫜韜也時夏中國也謂成王以時廵行邦國始曰昊天其子我乎雖有不敢必之意既而曰天實助我有周相次

序而不絕矣不然何以薄言震動之而諸侯莫不震

疊而歸周也何以告祭柴望而百神莫不懐來柔順

也川之大也有如河山之高也有如嶽亦皆受職無

災祥之變信我周王得為君之道矣是固足以明昭

我有周能用法以次序在位之諸侯而大明黜陟之

典無不如意則兵可以無用矣於是聚其干戈韜其

弓矢乃求文徳之事肆陳於中國信王者能保周之

王業也

執競祀武王也

詩序直言祀武王則宗廟祀武王之樂章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覲其明鍾鼓喤喤華彭磬筦管將將七羊降福穰穰如羊降福簡簡威儀反反如字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競彊也皇大也武王執自彊之心以成莫彊之烈豈不顯其成此安民之功故上天所以益大周家之王業使武王奄覆四方之國而有之斤斤然明而能斷

此其所以為莫彊之烈也武王有是莫彊之烈故其廟樂之聲音與降福於子孫者亦皆象之鍾鼓則喤喤然聲之揚也磬筦則將將然音之集也穰穰則降福之衆也簡簡則降福之大也主祭者旣威儀反復而無怠容則旣飲酒而醉飽福祿亦反復而未艾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此后稷配天之樂章國語以為周文公之頌必有所據然國語第能言時邁思文二詩為周公之作若以

孔子之言參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出於周公則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皆一時之事周公既作思文則二詩作於周公何疑之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詩人凡言思字在上則當為思慮思字在下則多為語辭思文與思齊同謂思昔之有文德如后稷者能

配彼天之大豈可忘哉后稷之德在於天下者以敎民稼穡為之本也凡堯舜之相授受所謂允執其中者即五典之所陳謂之常道者是也是中也人性之所固有故曰爾極所謂常性是也堯舜執是中以在上賴后稷教民稼穡使人無艱食不至於救死不贍然後能立於爾極而常道可行也故執中於上者堯舜也使烝民立於中以養其常性者后稷之德也故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然而必以文之一字以形容

其德若蓋古人以文為德之盛如書稱堯曰欽明文思稱舜曰濬哲文明后稷之文得堯舜之一端亦以助堯舜立民於中故也周公於是又推原后稷所以能立民於中者蓋始於遺我民以來牟之種謂天命我以此嘉種以徧養下民民既得其養無此疆爾界之殊則堯舜之常道可以陳於中國矣蓋堯舜之常道即民常性之所有也惟民能立於極以養其性而後常道可行非周公不能知此也然周公論后稷之

養民特取於來牟者何哉廣雅曰來小麥也牟大麥也是二物者種於稼穡之後熟於稼穡之先能補斯民之艱食者莫急於此是以聖人重之曰此出於天命也彼有謂赤烏銜之而至者非也春官鍾師注云肆夏時夏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以爲九夏之三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諸侯助祭始畢即於廟而遣之亦以維莫之春農事不可緩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之力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嗟嗟保介維莫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餘於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許乙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耻乃錢子踐鎛博奄觀銍珍栗艾刈

嗟嘆以命之重其事而勞苦之也臣工諸侯之羣臣也保介諸侯之侍御也命臣工以王事命保介以民事命以王事則曰爾之在公當敬其事王既分釐以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謀以茹度之命以民事則曰

今已暮春矣何所求哉當知民事不可緩孰為一歲之新田孰為三歲之畬田言當别其田之所宜而使之播種也保介在臣工之下乃介而侍者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說者謂保介為車右衣甲持兵者此天子之侍御也諸侯之助祭亦必有羣臣侍御故王者尊諸侯不欲直戒其身故戒其羣臣侍御以警切之然民事不以命臣工而以命保介何也蓋保介既衣甲持兵則卒伍之中選為侍

御者也古者兵出於農新畬之辨固保介之所有事也於是嘆美我周家后稷能體上帝養民之意以來牟之種教民播殖既已大受其明命以昭顯上帝之意於天下所以迄成豐年之效爾之歸當命我庶民儲庤其治田之器奄忽之間即見用刈穫之器矣周雖用建子為正至於朝聘祀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祠在建卯之月祭畢而歸春已向暮矣來牟當夏而熟暮春將熟之時故因言暮春而思來牟亦以

暮春民間舊穀已盡新穀未殖所賴來牟以補民食之闕故尤為可美也詩人以來牟為大受明命之本所以推尊后稷敎民之功且以見周家以農事開國也錢銚也鎛鎒也二者治田之器也銍鎌也刈穫之器也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鎒一銚然後成農則知是三器農之不可闕者也

噫嘻

於其嘻 僖 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詩

春夏皆歌之也說者謂龍見而雩當在孟夏疑月令錯置於仲夏非也左傳稱啓蟄而郊龍見而雩謂龍見之後乃可雩耳龍見於孟夏雩於仲夏於理可通不必疑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峻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嘆辭也昭著也假至也歎周之成王業本於農事既足以昭假于天而受天明命矣我今當親率農

夫以播種其百穀示不敢忘本也親率農夫似為籍田張本至祈社禝遂行之也爾農夫宜大發其私田終三十里之廣無不服田力穡將見萬人皆耦而耕矣案周禮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有餘此言三十里舉成數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故曰駿發爾私下之奉上則先其公故曰雨我公田周人以諱事神此詩發字與雝詩昌字乃不諱文武何也或

曰周之所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竊謂舜禹盤庚皆名也而書不以為諱是周之前無諱之詭也至書稱元孫某則諱之始也然不指其人則亦不諱如穆王名滿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後有衛侯鄭匡王名班春秋書曹伯班簡王名夷春秋書晉夷吾若此之類豈所謂臨文不諱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夏商也其後杞宋之君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羣飛貌西雝西郊之澤也詩人以振鷺之飛喻二王之後有容儀如此故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二王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在彼謂居其國無有怨惡故曰無惡在此謂來助祭無有厭倦故曰無斁以容儀之美知其無厭倦也然則勉之曰庶幾於夙夜之間持此無惡無斁而不變則永保令

名於終矣

豐年秋冬報也

說者謂噫嘻祈於春夏豐年報於秋冬是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言上帝省文耳竊嘗考之祀典上帝則有祈而無報尊之而不敢瀆也社稷則有祈而有報矣豐年之詩或以為秋嘗冬烝則用於宗廟或以為季秋大饗則用於明堂或以為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則用於羣祀既無所考證必居一於此矣惟序

不言上帝未敢必以為省文要之為報祭之樂章也

豐年多黍多稌（杜）亦有高廩（力錦）萬億及秭（咨履）為酒為醴（禮）烝畀（必寐）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案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荊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稻稌即稻也今豐年風雨節寒暑時故利高燥而寒者利下濕而暑者各得其宜所以多也高廩毛氏以為藏穗而地官廩人說若則以為藏米曰廩案明堂位有米廩則廩兼穗與米皆可藏也毛氏謂

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黄帝算法十百為千十千為萬十萬為億十億為兆十兆為京十京為垓十垓為秭皆言其多也使我國家得以為酒為醴烝進與祖妣以百禮則無不備以降福則無不及者皆天地之賜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成王至是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以為皆祖之德也故於樂之始作歌是詩合乎祖而告之合者祫也夫禮

有郊有禘有祫有時天子兼用之諸侯有祫無禘有時無郊春秋書有事於大廟時祭也大事于大廟者祫祭也其書郊書禘皆書其僭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周之禘大祖則見於雝故有瞽之合乎祖為祫明矣鄭氏謂禘大於時小於祫王肅馬融謂祫小於禘以頌考之有瞽止言祖而雝言大祖則禘大於祫可知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鞉桃磬柷尺叔圉魚古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橫厥聲肅
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矇也以瞽為樂官貴其聽之專也有瞽有瞽則非
一人周官所謂上瞽中瞽下瞽是也在庭則作樂也
設業者以版飾栒也設虡者所以植也崇牙者業之
上齒也樹羽者所以飾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
者周制始縣之也明堂位曰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
周人縣鼓鞉則搖之磬則擊之柷以起之圉以止之

既備其器乃奏其音而編竹之簫横竹之管亦皆備舉其聲喤喤然而揚審而聽之知其肅而能雝故謂之和鳴也蓋肅近於不和肅而能雝則和矣宜先祖是聽而降格也我客指二王後也樂作之始而我客適戾至遂得觀我周樂之成蓋詩人以我客觀樂為周之盛也夔樂九成亦以虞賓在位為盛亦此類也鄭氏謂田當作朄胤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孔氏謂經傳皆無田鼓而太師職云令奏鼓朄注云為大

鼓先引故田當作竦姑存之

潛在廪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說者謂此時魚潔美周禮庖人冬行鱻羽膳膏羶說者謂魚水涸而性定至季冬魚始肥美此季冬薦魚之實也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說者謂進時美物周禮獻人春薦王鮪說者謂王鮪鮪之大者此春獻鮪之實也季冬衆魚皆可薦以其肥美也季春所獻惟

鮪而已以其始來也一詩二用與春夏祈秋冬報同也

猗與余漆沮潛有多魚有鱣張連有鮪鰷條鱨鰋偃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猗與歎其盛也漆沮岐周之二水也魚喜潛故取者必求之深毛氏曰潛槮也爾雅釋器因是有槮謂之潛之說謂積柴於水中姑存之鱣鮪之大鰷鱨之長鰋形似鰋鯉之形俯舉其類之多皆可用以薦享者

亦形容萬物盛多之意也以是備物以享祀則神助我以大福所以報也

雝禘大泰祖也

周以后稷為大祖祭法曰周人禘嚳此曰禘大祖何也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嚳也以其祖配之則后稷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禘行於宗廟嚳既無廟故舉其配而言之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息亮維辟壁公天子穆穆於烏薦

廣牲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祐烈考亦右文母

其來也雝雝而和其止也肅肅而敬此合辟公天子而言之也助祭者則述其顯相之勞主祭者則狀其容儀之美此分辟公天子而言之也歎其所薦之大牲以助天子之祀事此指執事之人言之也主祭者助祭者執事者皆得於禮成王謂禘祀之成豈能自

致此哉於是歸功於皇考武王曰大哉皇考有以安我考予使我君臣盡道為臣有宣哲之才為君有文武之德上則安及於皇天而天命益固下則昌大於厥後而子孫益蕃中則安我以壽考而助以多福原其餘慶如此非特皇考私於我也蓋以助烈考文王與文母大姒之餘慶使之彌遠而不替耳文武同建王業而武王實有天下故歸功於武王者為特詳然文王以其德而大姒之德配文王故稱文王之德不

敢遺大姒武王以其功而武王之功則一身所自致故特稱皇考焉文武功德俱盛他詩既言文王之德之純此詩則稱為烈考他詩既言武王無競維烈此詩則稱為皇考亦互見耳

載見（賢遍下同）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始見于武王廟與率以祀文王同時之事其義一也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則助祭樂章也清廟則文王廟之樂章載見則武王廟之樂章何必疑為未

即政之時邪

載見辟壁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零央央鞗條革有鶬七羊休有烈光率見昭侶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古雅

載始也辟王猶言君王以其能行法以治人故謂之辟王也諸侯始見謂成王初即政也始見則欲求其法度而謹守之今也交龍之旂則陽陽而明和鸞之

鈴則央央而中節轡首之鞗革又鶬然而有金飾則
法度之見於儀物者為甚休美既足以顯其功而有
光矣以如是之儀物率我以見昭考而行其孝享固
足以得昭考之助以眉壽而永保其業也然王者不
欲專享又思大其多祜以均及於有功有德之辟公
必欲安然並受其福使我得續廣其純嘏也蓋福專
於已不若均以及人為純一而無窮耳說者曰廟制
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

誥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

有客微子來見賢遍祖廟也

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故於其始來見於周之祖廟也作是頌以歌之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七序敦雕琢涉角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陟立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微子之命曰作賓于王家故謂之有客也不美其德

而稱其所乗之馬所從之旅尊之也亦詩人美刺之
義也稱亦白其馬蓋微子商王之元子商尚白異代
猶乗其所尚與常服黼冔之意同也萋且有威儀貌
小雅曰萋兮斐兮説者謂文章相錯蓋徒旅之威儀
有文章之可觀由微子雕琢而成之謂選擇敎飭之
有素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宿宿信信示周家欲留
之意也既欲留之故言授之縶以縶其馬使不能去
也既去亦薄言追送之使其左右之徒御皆得其安

也始焉美之不言微子而言其乘馬與徒旅中焉留之亦不言微子而言其馬與左右皆尊之也卒章言及威福蓋戒之也威福猶言賞罰天道福善禍淫王者體天而行賞罰使淫人懼焉善人怙焉前日武庚可謂淫矣既有罰以威之今日微子之賢安得不降福孔易也此正得命微子代商後之本意

武奏大武也

凡樂舞之名加以大字皆言其功也故曰其功大者

其樂備成王作樂象武王之功謂之大武宜矣

於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勝殷遏（於葛）劉耆（如字）定爾功

於歎辭也皇美也遏止也劉殺也成王歎美武王所以能成莫彊之功者信乎有文德之文王能開其端以成其後之人也文王既以文開先武王繼以武受之所以能勝商而止其殺也耆老也記曰武王九十三而終說者謂在克商六年之後則克商之年武王

已八十七矣武王既已耆年而後定克商之功以文王用文徳開先武王不忍遽變故緩之書有五年須暇之説謂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然則武王所以成功不急於用武矣惟其不急於用武所以能以殺止殺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遥直於廟也

太平而後頌聲作周頌三十一篇分為三卷上二卷二十篇説者固皆以為成王之詩獨時邁一篇以為

武王竊嘗考武王克商天下未寧而終何暇及廵守之事亦未可謂之太平何有頌聲意其為成周十二年一廵守之詩也至下卷十一篇其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篇序皆言嗣王亦一時之作也而閔予小子之朝於廟訪落之謀於廟說者乃以為未即政之時且既未即政安有朝廟之事廟事之謀況與太平而後頌聲作之說不相應意其皆即政之後與上二卷無異自稱小子皆為謙詞所言嬛嬛在疚亦追

道前日事非初免喪而哀未忘也其餘七篇如祈報社稷與繹賓尸告成大武四篇以為成王固無可疑者而桓講武類禡賚大封於廟諸儒又以為作於武王之時且桓有桓桓武王之語豈武王自譽以為桓桓形於頌詩邪由是言之二詩亦作於成王追道武王之闕志及大封之事耳且般正與時邁同時邁則用於告祭柴望般則用於祀四嶽河海固一時之事也左氏傳武王克商作頌之說乃以為楚莊王之言

豈荆楚之地簡編雜亂不足為證邪以時邁為武王猶可以致疑於學者以武為武王則學者灼然知其妄舞者宗廟象功之樂武王在位豈自作大武將何所施邪況其詩曰於皇武王以為武王自言可乎又以賚詩為武之三桓詩為武之六詩三百篇定於聖人之手今乃合三篇為一學者自知所去取矣姑論之以祛舍經信傳者之惑

閔子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其傾在疚救於烏下同乎呼下同皇

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自傷之辭也不造猶言無所成也嬛嬛在疚追念前日遭周家之不造謂遭管蔡之變親如周公且出而避嫌是嬛嬛然孤立如在病中也於是歎美皇考武王永世之道以能盡其繼述之孝也武王所以為善繼善述者以能思念皇祖文王一陟一降皆直而明謂無邪曲而明白也庭猶庭然言直而明也止語

辭也維我小子早夜之間敬其所止而不敢忽者亦在是也蓋武王以念皇祖為孝而成王亦以敬皇考為孝於是再歎美武王盡皇王之道我當繼其序思其行而不忘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成王初即政朝於廟而稽謀於衆所謂謀其始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佋)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紹庭上下陟降

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謀也落始也成王始之所謀安在哉在率循武王而已於是自歎其身初歴艱難未有艾盡之期也將予就之謂將成其事也將成之事繼猶判分渙散而失之況其他未有可成之期若乎蓋以我小子未堪任周家多難之事故至此也既閔巳之未堪又念武王能繼文王直而明之道于上下一陟一降於厥家皆不敢違皇考可謂美矣可謂能保其身而無過明

其身而無敵矣歎皇考之能所以深閔己之不能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成王既謀於衆故羣臣進戒以對揚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以致）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弼）時仔（茲）肩（古賢）示我顯德行（下孟）

敬之敬之言敬而又敬也思語辭也士猶事也歎天道之甚明而命不易保也無以天高高在上去人為

甚逺凡一陟一降之事常若天日監於此也維予小子設成王答羣臣之言也不聦猶言無所聞也佛訓弼猶言拂也時訓是猶言此也仔訓克猶言能也肩訓任猶言荷也人臣惟不専於順上之所欲是能負荷君之事也謂予小子雖未聞敬天之道當内求之已外求之人也内求之已謂勉强學問使日有所成月有所進以緝續熈廣其聞見則亦至乎光明矣外求之人謂頼羣臣之輔拂能負荷我之事示我以顯

然易行之德行也羣臣以敬天而進戒而又設為成王之言以未聞敬天之道欲求之學問求之輔弼可謂善誘其君矣佛與孟子法家拂士同意

小毖祕同下嗣王求助也

羣臣既以敬天進戒故成王悟而求助毖謹也名以小毖蓋毖之於小猶謀之於始也然則閔予小子以下四篇序皆稱嗣王真一體之詩蓋既朝于廟則謀于廟既謀之則臣乃進戒既戒之則君乃求助其次

序如此而謂二篇為未即政可乎

予其懲(直升)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蜂自求辛螫(釋)肇允彼桃蟲拚(芳煩)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懲者懲其既往毖者毖其將來成王懲始信二叔之流言而疑周公幾喪王室故毖其後來之患雖小而不可忽也蜂與桃蟲皆小物也故以為喻荓使也蜂蠆有毒何可使也使之是自求螫毒耳蜂螫人必辛故曰辛螫桃蟲鷦也信桃蟲為小矣而終能為鵰是

始小而終大也拚猶翻也始以為小終則翻然而飛故曰拚飛維鳥先儒謂猶言先為鼠後為虎先為蟻後為鴈不必謂桃蟲化為鳥此義尤長蓼之味辛予既未堪周家多難之事則予身又將萃于辛矣此所謂毖後患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月令天子躬耕帝籍在孟春擇元日命民社在仲春此詩之序言籍田而祈社稷豈籍田與祈社稷皆歌

此詩如春夏祈穀同歌噫嘻之類歟或曰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自為立社曰王社意以為仲春命民社乃泰社也王社之禮或行於籍田之時未可知也

載芟載柞側伯其耕澤澤釋千耦五口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勃感其饁于輒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戶南斯活驛驛亦其達有厭於豔下同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嬌載穫濟濟有實其積子賜萬億及秭姊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

洽百禮有飶(蒲即)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
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載始也徂往也俟維也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
蘊崇之此除草謂之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
麓此除木謂之柞也澤澤始耕土解散之狀也千耦
其耘去草木者衆也畛田畔之路也隰畛外之地也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子也旅子弟也彊民之有
餘力來助者地官遂人曰以彊予任甿以閑民轉移

執事者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曰以自係主以下言民之樂趨於農役無小無大皆在田間也噲者衆人飲食之聲也婦人行饁為夫者則媚其婦為婦者則依其夫言交相慰勞也略利也俶始也耜既利而始田事也南畝者田以向陽為善也人既勤器既利田既善於是播殖百穀之種皆函氣而生也驛以通達為義驛驛其達言其種之萌牙通達出地也厭以饜足為義有厭其傑言其氣之饜足傑然而秀也視其

苗則饜足而不瘠視其麃則緜緜而相續古字多相

通麃疑穮字據字書穮稻秀出者今田家言禾穗始

出必曰放穮蓋本諸此載穫濟濟則既熟而刈穫濟

濟而衆故有實之可積也萬億及秭言其多也始則

為酒醴而進祖妣終則百禮無不備以見其有餘用

也說文曰飶食之香有飶言其饌也楚辭曰奠桂酒

兮椒漿有椒言其酒也饗賓客養耆老皆用酒食以

食為邦家之光以酒為胡考之寧互言之也古文多

有此體或曰大亨以養聖賢故為邦家之光酌大斗以祈黄耇故致胡考之寧義亦通卒章謂非苟且非今日始為此禮舉古以來皆如此也儀禮士冠禮曰永受胡福釋者曰胡猶遐也左氏傳曰雖及胡耇釋者曰元老之稱也與毛氏胡壽之義同說文曰胡牛頷垂也又老狼亦垂胡今老者或有此狀疑詩人取諸此諺曰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項縚胡豈項縚乎

良耜秋報社稷也

凡秋祀皆報也故秋祀社稷所以報豐年之賜也

畟畟（楚側）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居黝）其鎛（博）斯趙（徒了）以薅（呼毛）荼（徒下同）蓼（了下同）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珍栗）積（子賜）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如櫛（側瑟）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如純）牡有捄（蚪）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畟畟猶側側耜入地之貌于耜為治田事之始故曰俶載南畝播殖百穀之種皆函氣而發生與載芟同義或來瞻女謂田畯來視耕也載筐及筥盛饁之器也饟具也其饟伊黍謂饁之具用黍也糾繚也言農夫田間所用之草笠以繩繚而成也鎛耘田之器也趙刺也斯趙言以鎛刺地也薅拔去田草也荼蓼水陸之穢草也穢草朽敗則黍稷茂遂人力之所致也穫之挃挃刈而有聲也積之栗栗實而堅栗也其崇

高如墉其相比如櫛皆言積之多也其積既多遂開百室以納之百室既盈則農功畢而婦子寧矣蓋農功未畢則婦子皆在田間不遑寧處也殺時犉牡謂一色之牡牲也有捄其角所謂社稷之牛角尺也然則為王社之報祭明矣以嗣以續謂與來歲繼往歲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矣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商曰肜周曰繹皆謂祭之明日復祭之也復祭之義

蓋以賓尸此周之舊也其後禮家分天子諸侯曰繹以祭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高子不必為齊人言小弁之詩者古人名字同者多矣幸而附見於經必以傳記所載之人一槩非之豈得為通論況周以農事而開國而靈星左角為天田則農祥也農祥見而祭之又從而繹之則周蓋以為重祀矣高子慮後世不知為靈星之尸故於序明言之後之傳授者存於經而莫敢廢豈為虛言哉漢高帝去周未遠當

庶事草創之時獨詔天下立靈星祠疑得周之遺意也

絲衣其紑孚浮載弁俅俅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乃代鼎及鼒茲兕觵其觩旨酒思柔不吳話不敖胡考之休

此詩為賓尸而作所言皆述祭之得禮也絲衣祭服也紑潔鮮也弁爵弁也俅俅恭順也此言衣冠之得禮也堂堂上也基門塾之基也此言升降之得禮也羊小牲也牛大牲也此言犧牲之得禮也鼐大鼎也

鼒小鼎也此言器用之得禮也及既祭而飲福徒設
兕觥之罰爵亦觩然虛設而不用以與祭者皆得禮
雖飲以旨酒其容柔以和不吳無諠譁者不敖無倨
慢者胡考壽考之人也指為尸者而言謂皆尸之休
美足以及人者如此以弁為爵弁者蓋士冠禮爵弁
服純衣說者謂爵弁赤而微黑如爵之首色純衣絲
衣也其餘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然弁士
服也或謂繹禮輕使士或謂退尸有漸言絲衣言弁

已是不晃服也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成王作大武之舞以象武王之功其成也又為詩以告焉名其樂章曰酌豈無其義哉序詩者發之曰言能酌先祖文王之道以養天下謂武王至耆年方定伐商之功前此皆遵守先志養之以晦所謂酌又王之道以養人者正以未肯輕用兵故也書曰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

此丕丕基謂武王率循文王敉寧天下之功雖不敢替其用武之義德而能謀從其寛容之徳所以並受此至大之基業夫敉寧之功寛容之徳所謂文王養人之道也序詩者之言與書立政之言合可謂深得武王之用心且以著其名酌之義詎可輕廢哉由成王言之故以文王為先祖

於爍舒灼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王之造才老載用有嗣實惟爾公允師

於歎辭也鑠盛也歎武王之師若是其盛而能遵文王養天下之道與時俱晦也夫文王以紂在上故終身自晦其迹以養天下之人今武王又能遵之故詩人歎美之也純大也熙廣也至武王末年既大而且廣之時也是用大致天下之助為克商之舉龍寵榮也造成功也我成王寵受其蹻蹻以成王天下之造又用是有以承嗣其業原其所自實頼武王之武功本於至公足以允衆故也使武王用兵出於私意則

不足以取信於人成王何所恃以嗣其業也

桓講武類禡馬嫁也桓武志也

講武而類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皆師祭也此為武王伐商之事明矣然是時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於是作此詩以歌其事亦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蓋發明武王講武類禡之時其志已欲保厥士而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後果能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也

綏萬邦屢注力豐年天命匪解懈　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成王謂我今日所以能撫綏萬邦且屢獲豐年足以見上天之命我有周可謂匪懈矣何以得此哉蓋由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保有熊羆虎賁之士使三千人惟一心故能用四方諸侯之力以定我周家之王業也於是遂歎美武王既有以昭格于天可謂能盡皇王之道代商而有天下也大雅以武王為皇王蓋

有天下之稱也毛氏訓閒為代葢本之書多方曰天降時喪有邦閒之説者謂使有國聖人代之然則此詩所陳成王孠其效武王有其志非序詩者不能知之信詩序之有功於詩也

賚來代下同大封於廟也賚序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左氏傳載成鱄之言曰昔武王克商封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成鱄以兄弟姬姓為言特明其親睦耳既謂之大封則唯善

所在親疏一也是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見於武成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見於樂記則大封於廟之實也然以頌聲未作故其詩闕焉至成王制作遂歌其事於武王之廟序詩者發明詩人以賚名篇之意謂賚所以錫予善人乃與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之言合誰謂詩序不可信哉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亦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爲繹思

凡詩人歌是人之事多假是人之言此詩既歌武王大封於廟故假武王以為辭武王若曰文王既以憂勤基王業我當受之矣可不敷陳是事而尋繹之乎所尋繹者何求善人為諸侯以自衛是也我自今以往維知求善人以定王業耳此是周家受命之事於是又歎曰所當尋繹思止字思字皆語辭也詩人以求善人定王業為有周受命之事正得孔子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之意蓋堯曰一篇首陳帝王受命之大

旨於堯舜禹則皆取其執中於湯則取其罪己於武王則取其用善人然則賚詩之義序詩者一言盡之矣

般薄寒巡守手又而祀四嶽河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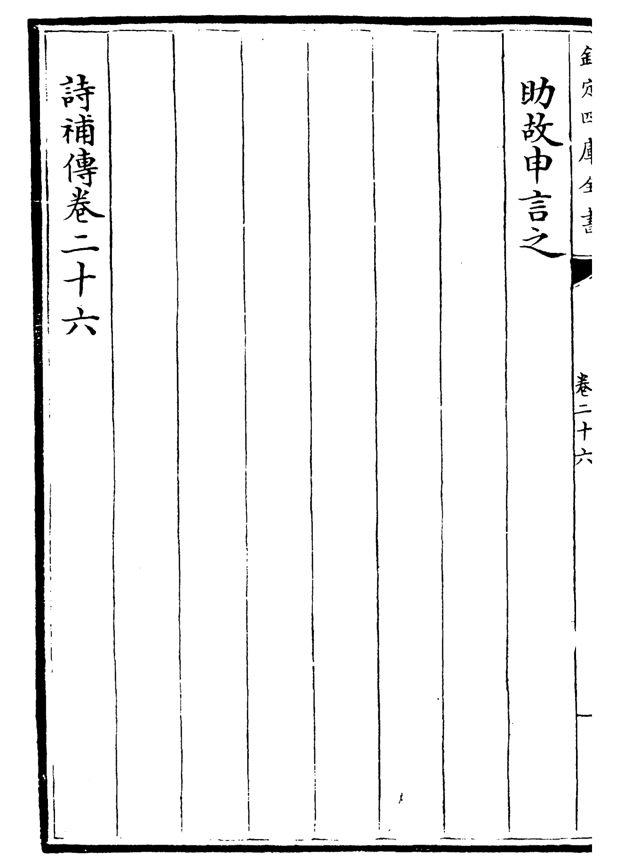
以般名篇序詩者苟無其說學者無所考信或以般為樂或以般為遊皆非王者巡守之本意竊謂巡守則跋涉山川故取般為義異乎所謂樂與遊也

於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土果山喬嶽允猶翕許及河敷天

之下裒蒲侯時之對時周之命

於歎辭也皇美也歎美是周家為巡守之舉也武成言武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乃因行師而祭耳告于皇天后土不可謂告祭柴望所過名山大川不可謂祀四嶽河海皆非巡守之事況武王既未及巡守是時始伐商亦不應有頌也然則時邁般二詩為成王明矣詩人歎美成王巡守不殫於陟其高山雖狹而長謂之墮山高而大謂之喬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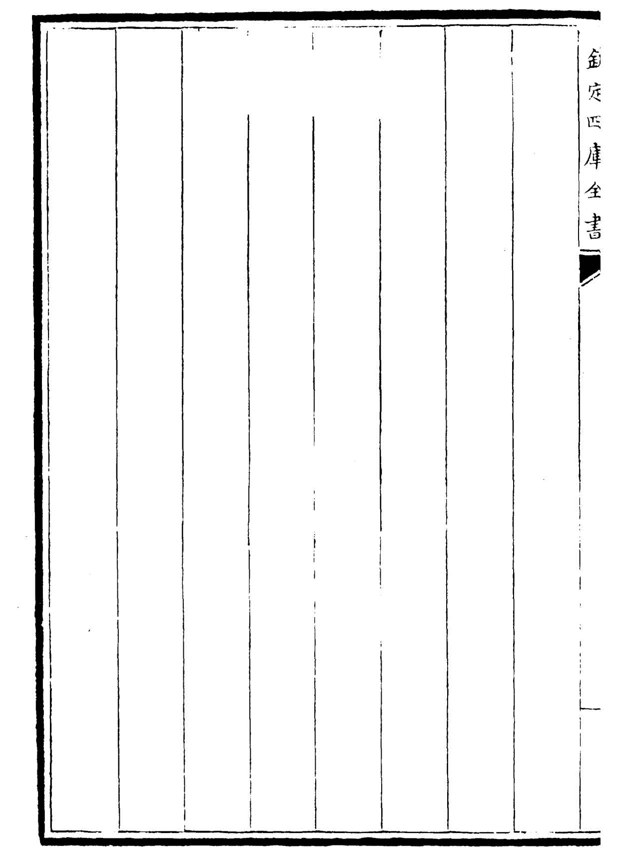
蓋無不歷焉允信也猶道也翕合也信其衆河所經之道合于大河無不至焉可謂跋涉山川矣故謂之般也成王之跋涉果何所事哉因巡守而賴百神之助故於敷天之下凡山川之神有功於民者皆裒集於是而為祀事以對荅其賜四嶽河海特舉其大而言之耳曰時周之命者詩人以為此是周受命之事不可廢也周頌言時周之命者再其一賚也其一般也意謂周之受命明則賴善人之助幽則賴百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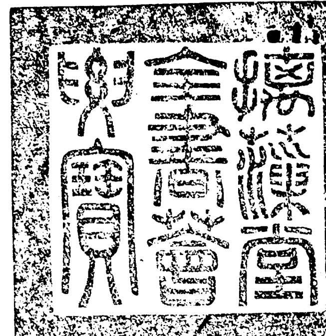


助故申言之

詩補傳卷二十六

謹按第三十八頁前四行經其笠伊糾刊本糾訛斜據說文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補傳卷二十七

逸齋

魯頌

魯頌之異於商周蓋不可專以功德優劣而論商周為天下之頌魯為一國之頌學者當知東周之文不能如古乃世變使然況魯頌作於史克以史克之才而視周公相去幾何豈可以槩論哉閟宮明言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而韓氏章句乃曰奚斯作魯頌以詩

之本文為據則毛氏為正韓氏為妄斷可識矣而班固兩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賦序皆云奚斯頌魯揚雄法言亦曰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蓋三子皆不見毛氏詩故也

駉古營下同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魯頌見録於聖人有二焉於駉之序備見之春秋之

君皆罔知恤民凡所舉措多傷財害民之事僖公獨知以儉足用以寬愛民夫儉與寬雖他無所經見然舉牧于坰野一事言之則知其有志於民而儉與寛亦可想而知且務農重穀與牧于坰野若判然二事而實一事也何則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邑民居也郊與野則民田也林與坰則皆爲田之外而坰爲尤遠也夫馬亦國之重事問國君之富則以馬爲對故衛文公騋牝三千詩人美之今僖

公獨遠牧于坰蓋以農事為尤重故不憚於遠牧況牧馬于坰馬既得所而邑之外曰郊曰野民田皆無所妨所謂務農重穀牧于坰野為此故也以農為務則國必多蓄所以足用也遠牧于坰則農無廢業所以愛民也牧馬一事而足用愛民皆在於是此聖人所以存魯頌者一也魯自成王賜以天子禮樂俾之祀周公耳羣公之廟固不當用也故孔子入太廟則每事問以見其微意又嘗以郊禘為非禮而魯之諸

公安然用之不知其非也今魯人欲為一頌詩必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後為之舉此心以往則凡天子之禮樂魯之所不得用者魯人當知之矣此聖人所以存魯頌者二也他國縱有頌詩必無此二者宜聖人所不取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橘戶)有皇有驪(力知)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居良)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隹)有駓(符悲)有騂有騏(其)以車伾伾(敷悲)思

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亦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因有騢有驔簟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說者以駉駉為良馬腹幹肥張此馬之得其所者也遠在坰野而馬得其所則僖公之處此蓋有道矣詩人每章言牡蓋馬以牡為善也每章言薄言駉者謂馬之善不止是也其品固多矣言馬之善而繼之以

思則僖公葢嘗精思而後得此也一章謂有驪白之
驈黄白之皇純黑之驪黄騂之黄以此馬而就車則
彭彭然而張盛葢由僖公思慮之廣故思及於馬而
能使之皆善也二章謂有蒼白雜之騅黄白雜之駓
赤黄之騂青黑之騏以此馬而就車則伾伾而有力
由僖公思慮之長思及於馬而能使之皆才也三章
言有青驪隱粼之驒有白身黑鬣之駱有赤身黑鬣
之駵有黑身白鬣之雒以此馬而就車則繹繹而相

屬蓋由僖公思慮之無厭斁故思及於馬而能使之作而奮起也四章謂有陰白雜之駰彤白雜之騢豪在骭之驔二目白之魚以此馬而就車則袪袪而彊健蓋由僖公思慮之無邪僻故思及於馬而能使之利於攸往也人徒見牧馬於遠地以為務農重榖耳而不知僖公思慮甚精所以處此者誠得其道馬之臧也馬之才也馬之作也馬之徂也皆有以致之而原於一心之思慮以見處事無不曲當其效自如此

也衛文公秉心塞實淵深無他嗜好故其富國之速至於騋牝三千亦塞淵之效也孔子嘗以思無邪一語斷三百篇之義蓋取斷章而言非特此詩之謂也

是詩四章皆賦其事而頌之

有駜備筆下同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僖公君臣有道雖不可考然由上篇言之則魯之君臣皆可窺其一班也夫以魯僖公之為君而能牧于坰野不使妨農此盡君道之一也季孫行父之為臣

一頌詩必請命而不敢妄作此盡臣道之一也各舉

其一可以知其君臣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繩證下同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

鷺于下鼓咽咽嗚玄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

壯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

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呼縣夙夜在公在公載燕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序言君臣之有道詩止以有駜喻人臣之才以振鷺

喻人臣之儀不及其君何也曰為君之道在用人而已在接下而已臣有才如有駜有儀如振鷺亦足為有道之臣君能用人而有駜之臣得以盡力君能接下而振鷺之臣相與燕樂豈不足為君之有道乎駜言其馬之壯也黃也壯也駽也皆言其馬之良也四馬曰乘言馬之在御也馬雖良而君不御猶臣有才而君不用何所施其力也始言在公明明則明足以善其職中言飲酒卒言載燕既善其職則朝廷無事

君臣相與飲酒而燕樂耳鷺于下止其所也鷺于飛得其所也人臣在燕有威儀如此而君又樂之以盛樂專言鼓咽咽舉其樂之盛而言之也君臣燕樂始言舞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終言歸既醉而出並受其福也三章皆言于胥樂兮胥皆也謂君臣皆得其樂也然上二章醉而舞醉而歸一時之樂耳未若卒章人臣稱願自今以始歲歲有年君子之穀禄足以詒其孫子其樂為無窮不止於一時也魯頌善

頌善禱之辭多類此是詩三章皆比而頌之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天子之學曰辟廱謂其水圜之也諸侯之學曰泮宮謂其水之半也說文以為諸侯鄉射之宮豈諸侯行鄉射於學歟許氏之說亦必有據矣說者謂泮宮閟宮魯僖因舊而脩之是以不見於春秋此詩有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其君臣之辭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巾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

鸞聲噦噦呼會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

蒲害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

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此三章論學校之美也文王作辟廱詩曰於樂辟廱

魯侯脩泮宮詩曰思樂泮水學雖有小大而人情之

所樂一也芹水菜也藻水草也茆鳧葵也江南謂之

尊三物皆泮水之所有因以興泮宮所養之才也與
豐水有芑同義言薄采以見人才之多薄采而用之
猶如此其美也三章皆言魯侯戾止蓋旣脩之必親
往視學此人情所以思而樂也菁菁者莪言旣見君
子樂且有儀亦以美成王能視學故天下喜樂之也
魯人之所樂者何始觀其旂物茷茷而有容聽其鸞
聲噦噦而有節則無小無大皆欲從公而往旣已樂
矣已而見僖公之馬則蹻蹻而驕聞僖公之音則昭

昭而明及其親炙僖公之顔色笑語則未嘗有所怒惟敎誨而已於是又以為可樂也卒而僖公在泮飲酒則或於此行鄉射之禮以序賓故魯人又樂之祝其既飲此旨酒神必錫之難老使之順從此長道以屈羣醜也羣醜指淮夷也是時淮夷為患故魯人既樂僖公之視學而望其有屈服淮夷之功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_户

此章專頌僖公之德為下四章服淮夷張本也雖曰頌之亦有規切之意盖謂非有德不足以服人也穆穆美之至也詩人以於穆稱天命稱文王又謂天子穆穆今魯人樂僖公而頌之故其辭極於美也敬明也亦德之盛也既樂之故稱其德亦極於盛也至於謹其威儀則可以為民之法則信能文武則可以感格烈祖無有不孝則可以自求多福其規切之言歟謂有此三者人斯服矣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矯矯虎臣
在泮獻馘古獲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此後四章皆言服淮夷之事魯人為脩泮宫而作此
頌詩意欲歸功於學校其言中複不已曰既作泮宫
淮夷攸服曰在泮獻馘曰在泮獻囚曰在泮獻功曰
集于泮林鴞意當時必有服淮夷之事不然安得有
此空言況不一而足乎案春秋僖公十六年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氏傳

曰謀鄫且東略也杜預曰鄫為淮夷所病故也然則僖公會諸侯于淮亦已見於春秋矣是時齊霸業漸衰城鄫之役亦因齊而罷故春秋不書服淮夷之事而僖公則奏凱而歸魯人以為有功也聖人存魯頌以申魯人之志蓋謂城鄫之役不終失在齊而不在魯故也明明魯侯德之明也克能也攸所也僖公能明其德故知以脩學校為先泮宫之役既作已足為淮夷之所服矣況矯矯有武之虎臣以征伐於外既

能馘其所格者之左耳以告而善折獄如臯陶者又能辨其所當囚者以告則僖公之服淮夷爲可信矣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遏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話不揚不告于訩凶在泮獻功

此章言僖公伐淮之師有功也曰濟濟多士則所用三軍皆君子人矣故能廣大其德心不爲褊躁而于征則桓桓有威武狄遠也淮夷在魯東南雖遠在東南之地亦烝烝而進皇皇而大不吳不喧譁也不揚

不輕揚也不告于訟謂無以爭訟之事告于治訟之官者所以能有成功獻于泮宮也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竊意魯用天子之禮樂故其學亦用王制故獻馘獻囚獻功必於泮宮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色留戎車孔博徒御無斁亦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觩弓健貌搜矢勁貌五十矢為束戎車則甚廣大徒

御則無厭倦所以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果能益堅

守此道則淮夷可以盡獲矣

翩彼飛鴞[吁嬌]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九永]彼淮

夷來獻其琛[敕金]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鴞惡聲之鳥也以喻淮夷鴞聲固惡而集于泮水之

木食我桑黮亦能改其鳴而歸我以好音宜淮夷雖

陋服我泮宮之化憬然而悟皆來獻我以琛寶其寶

維何元龜尺有二寸之龜也象齒象所遺之齒也又

納我以大賂其賂維何南方之金也魯人以淮夷之服必欲歸功於泮宮不為無說葢魯禮義之國也僖公能以學校為先既脩之又視之既匪怒以教之又飲酒以序之故其所成之材如芹藻茆葵之美而出征之士皆濟濟桓桓為君子之人及其受馘論囚又必於是而告成功焉則淮夷之所以服者非以其兵力也以其國有禮義故也昔項羽嘗為魯公及垓下之敗魯獨堅為羽守漢欲引兵屠之以其守節禮義

之國故不忍加兵以此知禮義之在人心者不可泯固天下之所畏服也是詩八章其七章賦其事而頌之卒章比也

閟筆位下同宫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閟宫魯廟也僖公因其舊而脩之故不書於春秋序詩者乃取詩中復周公之宇以為作頌之因故説者謂魯人之所願欲實則未能也夫常許皆魯地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即許田也魯桓公元年鄭人以

壁假許田魯遂許之莊公三十有一年築臺于薛是時尚為魯地然則魯之侵疆未能復者葢有之矣是詩所頌禱之事不一而足而其大者則復周公之舊宇也詩人既以是為大故序詩亦舉其大以發之欲魯之子孫不忘此也然則是詩雖為頌而勸戒之意則與終南同也昔平王雖以周地賜秦襄公而襄公實未能取之至其子文公始伐戎而收其餘民終南之詩已美其能取周地卒章且有壽考不忘之語與

魯人頌僖公眉壽保魯無以異終南則風有頌體閟宮則頌有風義正以勸戒之意同故也

閟宮有侐況域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容穋六稙徵力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閟深秘也侐清淨也實實固也枚枚辨也言魯廟而先姜嫄推本周家所由興也有姜嫄斯有后稷有后

稷斯有周家有周家斯有魯國上美姜嫄德不回邪天用是馮依以生后稷謂履帝武敏歆也其生也無災害謂不坼不副也雖過滿十月而生不遲謂先生如達也其降之福則教民稼穡別其嘉種如黍也稷也先種之稙也後種之穉也菽也麥也稻也秬也皆百穀之類下國猶下土也分而言之以協音韻史克文勝之辭也以是為后稷之福葢謂因是功而封之邰也以稷為纘禹之緒葉葢謂禹平水土之後稷以

教稼穡繼之皆民所頼以生也語曰禹稷躬稼謂相因以成也

后稷之孫實為大泰下同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踐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都回商之旅克咸厥功

上章言周之有國始於邰此章言周之王業始於岐也翦商者武王也而曰實維大王何也葢得乎丘民可為天子大王自邠遷岐有仁人之稱從之者如歸

市則周之得民自岐始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文王之受命實纘大王之緒謂繼大王之得民所以致天命之至也屆至也天命既至故牧野之師上下無復疑貳無復虞度以為上帝實臨之敦治也謂攻治商紂如林之旅能咸成其功也十亂同心同徳三千人惟一心所謂咸者如此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章言成王封魯之始也蓋成王封叔父周公於魯復留為三公故以元子伯禽往蒞其國大啓爾宇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魯爵為公旣方百里矣又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所謂大啓爾宇也魯在周東故曰為周室輔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

既多

此章言僖公祀于廟之禮也僖公為周公之遠孫莊公之子也用交龍之旂四馬六轡耳耳然順而附於車輿言其盛也春秋之祀皆然既無解怠故無差忒也皇皇大之至也后帝謂天也言魯亦用郊禘之禮夫郊者以祖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此魯郊之證也孔子曰

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此魯禘之證也僖公亦用此禮故皇皇后帝繼之以皇祖后稷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葢聖人以魯之郊禘為非禮史克不知其說則以為美也騂犧周所尚之牲也謂天必饗之宜得多福也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毛炰蒲包胾側吏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

此章言僖公之受福由祭之得禮周公皇祖則指周

公與魯公也魯人既以后稷為皇祖矣又言周公皇祖閟宫一廟皇祖並稱在魯無所嫌葢魯用天子之禮樂魯廟即周制也魯人謂周公皇祖所以福僖公者以其奉祀盡其禮敬也將嘗於秋而養牲於夏楅設於角衡設於鼻敬之至也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何休曰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犧尊將將言其尊之美也

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葢象犧牛之形也周官封人祭祀有毛炮之豚説者謂燗其毛而炮之也胾謂切肉羮謂肉汁不和之大羮與肉味有菜之鉶羮也大羮謂大古之羮鉶羮謂盛之鉶器大房半體之俎也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堂房周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全烝謂全體房烝謂半體殽烝謂體解

節折也萬舞干羽之舞也洋洋衆多也自牲至舞皆
言禮之備也
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
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孝孫指僖公也上章既言僖公之祀盡其禮敬此章
遂假尸祝之言以報僖公也謂孝孫之慶維何俾爾
之國熾盛而昌大俾爾之身壽考而臧善保兹東方
之土使魯國常若今日不虧不崩謂無毀壞也不震

不騰謂無驚動也三壽謂大國三卿亦皆壽考與君為明君臣之福皆如岡陵之高固也或曰三壽謂上中下也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魯人頌僖公與三壽之人為朋也亦通

公車千乘繩證朱英緑縢徒登二矛重直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息廉烝升之徒增增如字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直又

此章言僖公為國之盛也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成

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計千乘七萬五千人下言公徒三萬與此數不

合者葢千乘苟盡用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朱英以朱飾矛也緑縢以緑

約弓也二矛重弓以備折壞也故凡置矛與弓皆有

副也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貝冑以貝飾兜鍪也朱綅以赤綫連綴甲也烝徒謂

進行之徒增增而益多也膺者服膺而不敢忘也懲

者懲艾而不敢忽也承者莫敢當我也言魯不忌戎狄之患故懲艾荆舒而不敢忽所以夷狄莫敢當魯也桉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盟于召陵是時齊桓霸業方大故僖公與齊桓舉義兵伐荆楚羣舒乃楚之與國故曰荆舒是懲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何也言魯雖周公之國亦不敢忌戎狄之患耳大抵子孫所為之善否人以為祖宗之盛衰魯之郊禘亦非周公之自

為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以魯子孫之郊禘為周公之衰則孟子以魯子孫之膺戎狄為周公之盛何疑之有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上章既言魯國之盛此章遂言國人稱願僖公長享其國也昌而熾昌而大則言魯國也壽而富耆而艾則言僖公也髮白而復黃背有鮐魚之文皆有壽者

之證也魯人既願僖公之壽故欲舉有壽者之證皆試驗之也故曰壽胥與試萬有千歲享眉壽而無災害所謂善頌善禱之辭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巖巖高也詹與瞻同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為望也龜蒙二山則在魯之境内故曰奄有案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

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謂蒙山也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旣有龜蒙遂極東之海邦皆淮夷之國莫不率從魯之命豈非魯侯之功哉或曰頋其有功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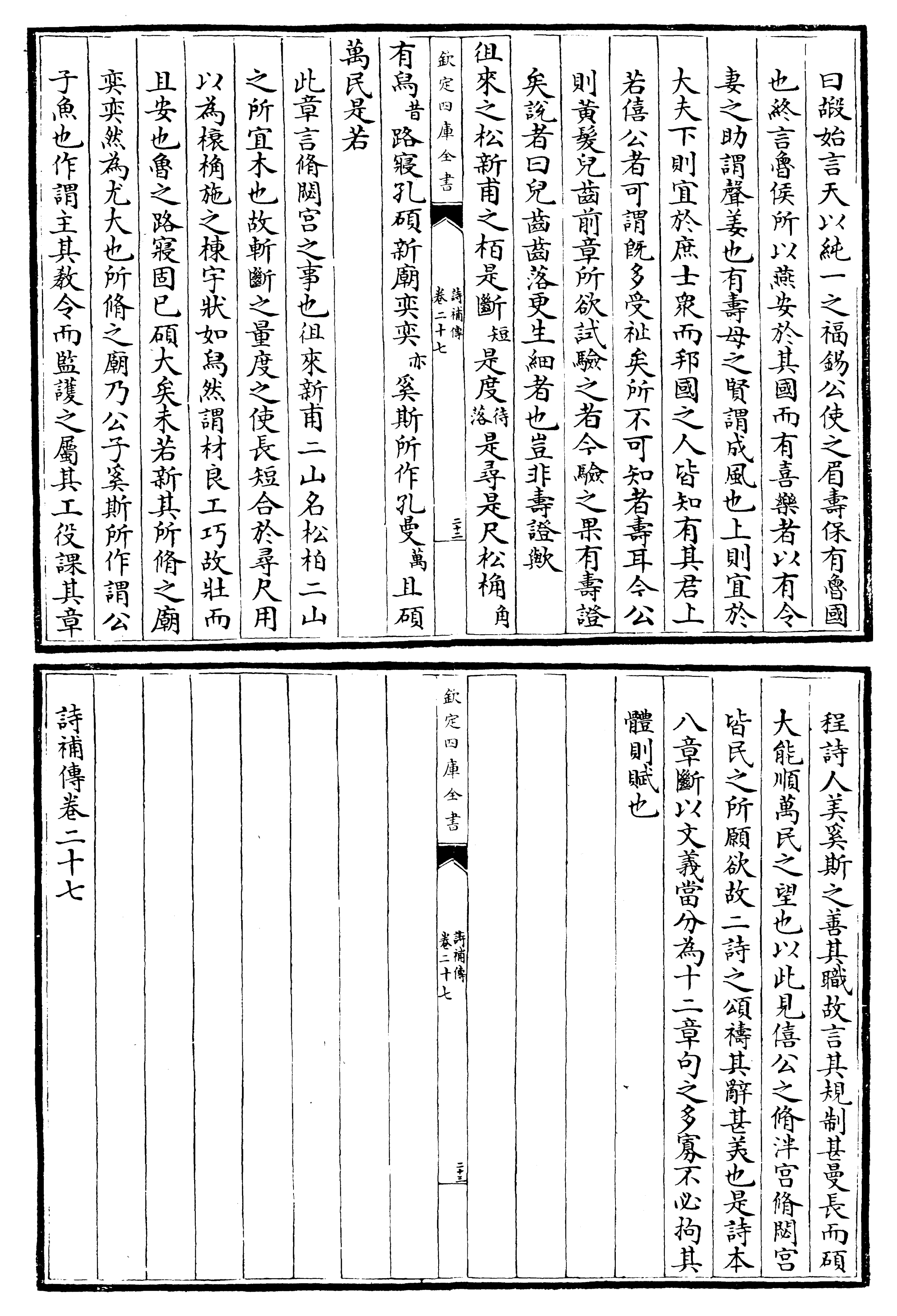
保有鳧繹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繹二山皆徐國之地繹與嶧同禹貢徐州有嶧陽孤桐遂荒徐宅謂遂奄有徐戎之所居宅也魯之初

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及是言海邦蠻貊及彼南夷皆率從其命莫敢不應而順之如二章所陳可謂盛矣辭或過夸亦以史克文勝故也

天錫公純嘏古雅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此章首尾皆頌禱僖公福壽之辭則中間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亦為頌禱之言無可疑者純一也受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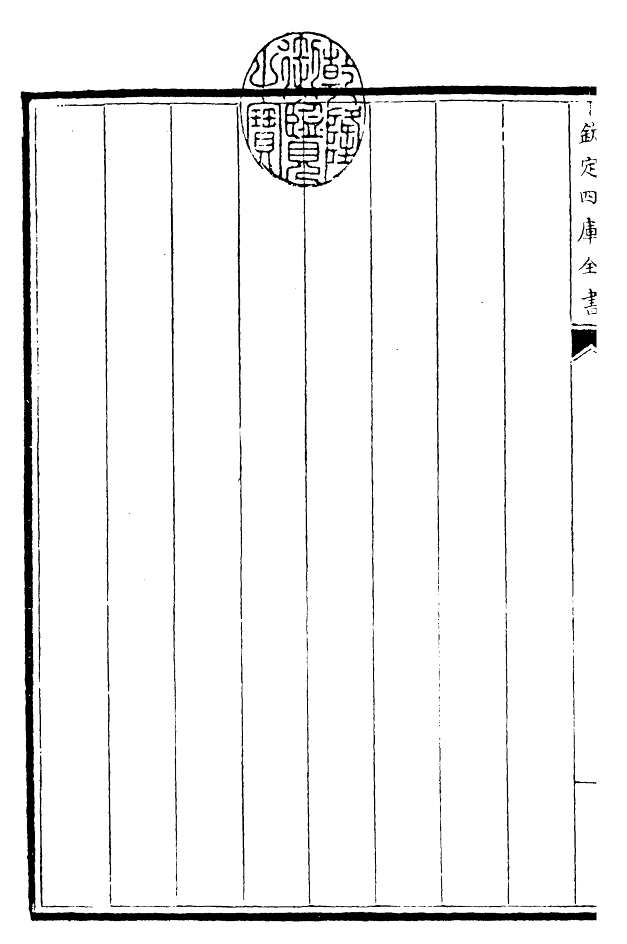
曰嘏始言天以純一之福錫公使之眉壽保有魯國也終言魯侯所以燕安於其國而有喜樂者以有令妻之助謂聲姜也有壽母之賢謂成風也上則宜於大夫下則宜於庶士衆而邦國之人皆知有其君上若僖公者可謂既多受祉矣所不可知者壽耳今公則黄髮兒齒前章所欲試驗之者今驗之果有壽證矣説者曰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也豈非壽證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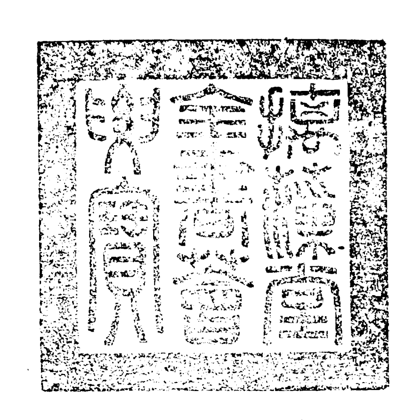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短）是度（待落）是尋是尺松桷（角）有舄（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亦）奚斯所作孔曼（萬）且碩萬民是若

此章言脩閟宫之事也徂來新甫二山名松柏二山之所宜木也故斬斷之量度之使長短合於尋尺用以為榱桷施之棟宇狀如舄然謂材良工巧故壯而且安也魯之路寢固已碩大矣未若新其所脩之廟奕奕然為尤大也所脩之廟乃公子奚斯所作謂公子魚也作謂主其教令而監護之屬其工役課其章程詩人美奚斯之善其職故言其規制甚曼長而碩大能順萬民之望也以此見僖公之脩泮宫脩閟宫皆民之所願欲故二詩之頌禱其辭甚美也是詩本八章斷以文義當分為十二章句之多寡不必拘其體則賦也

詩補傳卷二十七

謹按第四頁前七行傳有青驪隱粼之騨刊本粼訛
隣據爾雅疏改
第十四頁前二行傳謂履帝武敏歆也刊本歆訛
散今改
第十九頁前七行傳以貝飾兜鍪也刊本兜訛兠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